



我写我书

乡下人印象

——关于《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

孙德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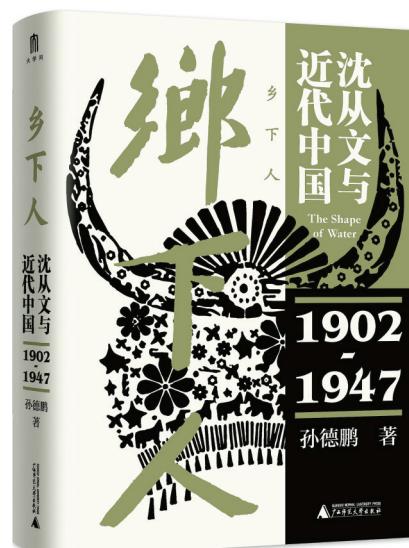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碧》《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

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的经验。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一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视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憋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



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憋气为作品注入深渊观水的凝视力：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革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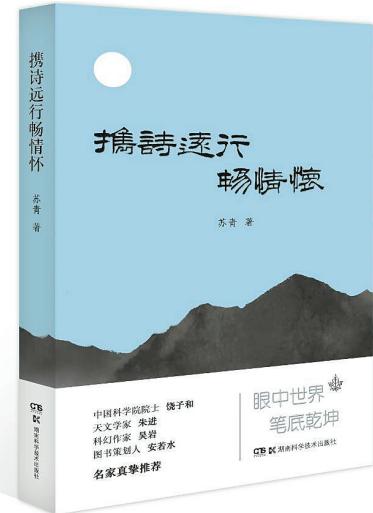
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角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新与旧》《菜园》《丈夫》等篇中表现了这种痛苦。

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感情。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孙德鹏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惠婷

《携诗远行畅情怀》是苏青最新出版的一部新著，与2020年出版的《岁月如歌话人生》如同“姊妹篇”，虽风格相似，却读来感受不同。

书中收录了93篇文章，都是他近年来累月笔耕不辍的结晶。一些文章过去曾在《中国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科技导报》等报刊上发表，但更多篇章为新作，交织了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触景生情、即时感叹的诗文等，呈现了苏青眼中的世界、笔下的乾坤。

人们给苏青很多标签，诸如火理工男、党务工作者、业界领军人才、科普作家、诗人等等。“每一个标签”似乎都正确，但是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才是苏青的完整形象和完整人格。

苏青的大学、研究生所学专业是“火工技术”，博士学了管理科学，然而，他却是一个文学迷。他徜徉于科学、科普、文学、诗词、艺术、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并将这些学科交织在一起，生成出独特的学术视角、跳跃和赋予灵性的文字、观览中的“多棱镜”效应。营建亲切而又质朴的叙述氛围，可亲、可近、可敬。

书中共有“四篇”，在“科学·人文”篇章中，其中二十余篇介绍了不同的科学与技术的前沿问题、遗留问题、尚待得出答案的未知问题，涉猎的领域很多。写不好会“硬邦邦”。而在苏青的眼中，人、物、景都是“一花一世界”，尤其在妙笔生花的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融知识性、文学性、真实性、考据性、趣味性于一体，引人入胜。如“金砖烧制始黄泥”，就把苏州御窑烧制“金砖”的过程写得详尽其中。在他眼中那是自然与时光的融合，是匠心与艺术的合欢，是品质与精良的宣言。“御窑金砖”，在打开一段尘封历史空间的同时，也让人们领略了精工巧匠们的科学性、严谨性和精密性。

在“学者·典范”的篇章中，苏青笔下记录了二十多位人物，包括院士、科学家、学者、同事、老友、新朋，每一位在苏青的心中都亦师亦友、有情有义。我读“缅怀老友建生”中的那首《钗头凤》：“秋风细，侵寒意，草衰花落桐雨泣。闻噩讯，谁能信？笑貌犹在，鹤栖仙郡。命？命！诚交友，情真厚，引才招智舒广袖。言谐笑，事低调，刚正幽默，范贤遗效。悼！悼！悼！”边读边泪流满面。苏青的笔触往往“白描”，简括、精练、质朴，人物个性、气质跃然纸上，常常让人动容。

另外两个“篇章”：“爱善·真美”与“情理·心绪”有近50篇，辑录了人、物、情、景、喜怒哀乐、扶危济困等多个场景的描述与心理轨迹的旁白。不用多说，可见湖南汉子刚强中的柔细，以及对大千世界入微的体察与观察。

苏青一直是我的领导，因为他的亲民让我们成为学友，也成为我心有灵犀的挚友。2009年12月8日，我俩联手举办了“休闲与科学·哲学·艺术研讨会”，探讨了休闲与科学、哲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一直以来，他全力支持我的休闲研究，二十多年前休闲问题的学术研究还是一个“冷冻板凳”。

近些年，他有了“微信公众号”，作为粉丝，我时常浏览他的辞章和文章。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他已经写出了23万字。在苏青的个人世界中，像似众人皆醉，我却醒着的觉悟。适时地警示自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所以，眼中世界清澈明亮，笔底乾坤朗朗生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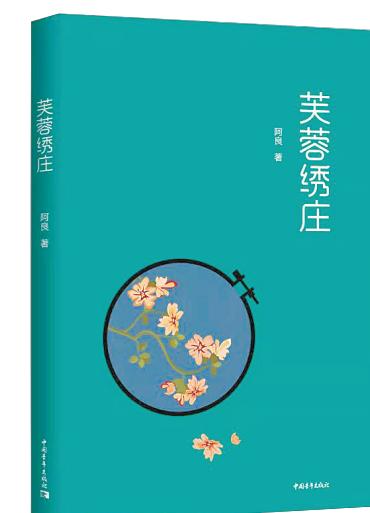
“文如其人”，笔端中的文字，犹如一面镜子，照鉴了苏青的学品功力、人品纯真、德品良善，以及憎恶分明、济慈有爱的品质。世人历来以“文以载道”“知行合一”来衡量一个承载要务人士（包括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公职人员、文人骚客等）是否合格的标准。苏青在这个意义上是达标了的。

(《携诗远行畅情怀》苏青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眼中世界 笔底乾坤

——读苏青《携诗远行畅情怀》



曲静

阿良的长篇小说《芙蓉绣庄》，以黎秀娟弘扬湘绣传统技艺的商业化发展为主线，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振兴的独特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芙蓉绣庄》体现出一种从功利考辨出发探究人性与人格的思想眼光。作者采用相互对比和映衬的方法，塑造了同在城乡之间打拼的黎秀娟、蓉兰、潘向云形象。

黎秀娟、蓉兰都是技艺高超、容貌秀丽，在情场和事业上却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蓉兰在技术上对其他绣工藏着掖着；面对潘向云的抛弃心怀愤怒、嫉妒，陷在情爱里难以自拔，甚至为夺回情人而设计陷害他人，明显表现出利己者的人格特征。黎秀娟一心想开办湘绣工厂，使湘绣技艺走向世界。她虽然是为偿还罗安然的人情而加入慧梦公司，但在技艺方面对公司内其他女工倾囊相授，帮助公

商战与人情交融的湘绣传奇

——读《芙蓉绣庄》

司完成绣品渡过了难关。面对情人的变心，她决然分手，独自生下孩子。黎秀娟对蓉兰则不计前嫌地帮助，终于使蓉兰走出仇恨的陷阱，显露出人性的善意。潘向云作为引发蓉兰和黎秀娟尖锐矛盾的核心人物，为利益手染鲜血，利用裙带关系向上爬，他达到高位的同时，实际上走到了精神人格的穷途末路。

其次，《芙蓉绣庄》将血缘关系和商业关系捆绑在一起，结构全篇，体现出中国民间企业振兴之路的独特性。作者在交代了罗夫平和黎秀娟亲生父女关系之后，将重点放在两人关系的显露与相认之上。从黎秀娟母亲一直摩挲颜色发黄的老照片，病中始终为下落不明的丈夫黎德南暗自流泪，到罗夫平初遇黎秀娟恍惚间以为看到了前妻的脸，数年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妻女的下落，都表明他们夫妻双方没有放下对家人的思念。父女相认的真正契机，却是伴随着二人的湘绣事业而形成的。

湘绣展销会上，蓉兰因病晕倒，绣工高超的黎秀娟被潘向云拉去救场表演双面绣，罗夫平和黎秀娟父女因湘绣得以重新相遇。但黎秀娟作为个体手工业者深谙寻觅外贸门路的不易，也明白传统湘绣技艺的价值，所以她始终渴望的是自己创办湘绣工厂，这就为她与罗夫平所代表的外资公司激烈矛盾埋下了伏笔。罗夫平回湘投资既为寻找妻女，也为攻克双面全异绣难题，黎秀娟正是可以帮公司渡过难关的核心。两人的关系于是又回到了罗夫平人才需要和黎秀娟创业需要的冲突

上。黎秀娟重新启用“芙蓉绣庄”招牌，与罗夫平处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双方利益完全激化，血缘关系才彻底浮出水面。这种血缘关系与商业关系的纠葛，颇具中国民间企业转型发展的特色。

再次，《芙蓉绣庄》显示出个体和企业双重成长叙事的审美品格。黎秀娟作为个体手工业者向湘绣企业转型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实为无数创业者发展“阵痛”的写照。她从抵押地皮集资到组织湘绣个体户入股，既在无情商海的多方博弈和社会环境的处处陷阱中一路跌跌撞撞，也得到了欧阳圆、罗安然以及熊镇长等人的信任和帮助，她的梦想和抱负本身就凝聚了众多人的期许。黎秀娟就这样逐渐从幼稚走向了成熟，她所代表的湘绣民营企业同样在冷酷商场的厮杀中成长起来。在作品开篇的湘绣展销会上，罗夫平的湘绣公司十分渴望与佐藤雄代表的国际贸易公司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在随后的合作中虽然险些踏入佐藤雄的陷阱，却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合作关系，双方博弈中佐藤雄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黎秀娟打出“芙蓉绣庄”这块金字招牌之后，佐藤雄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主动要求建立合作关系并给予资金支持。

黎秀娟、罗夫平与佐藤雄三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表明，即使在未起步的民营企业和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之间，湘绣技艺本身才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这又在更开阔的格局中丰富和深化了黎秀娟个体成长的意义蕴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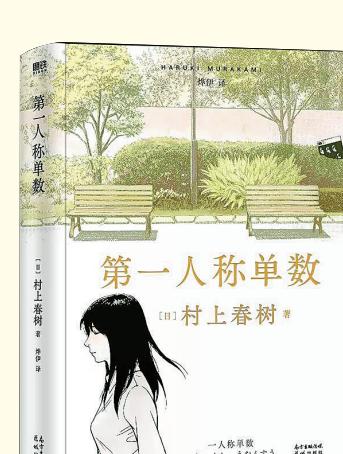
(《芙蓉绣庄》阿良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回到种子里去》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陶玉平译
南海出版公司

马尔克斯回到家乡小镇的“回归种子之旅”，引发了什么思考？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城市，每年有十万人神秘失踪，他们去了哪？写书这个行当有什么弊端……

这是一本帮助你了解马尔克斯的重量级精



《第一人称单数》
[日]村上春树著
烨伊译 花城出版社

睽违六年！村上春树2021全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用8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重现村上式奇幻青春物语。

村上作品中《挪威的森林》《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

8个题材视角各

异的精彩短篇，可以说是迈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村上春树，回望人生爱与死主题的珠玉之作连发。阅读村上小说，徜徉文学世界，活着不就是一首对于青春、爱与死亡的追想曲吗？

悦读

